

三棵银杏树

文/叶圣陶

银杏属于裸子植物，没有果实，但是它长出的种子被称作“白果”，所以银杏树又叫“白果树”。每年冬天，赤裸的枝干上生出无数小粒。这些小粒渐渐长大，最后像一滴欲滴落的水珠。到了春天，绿叶便从水珠似的地方伸展出来。

我们欢喜地说：“银杏树又穿上新衣裳了！”空地上有了这广大的绿荫，成了最好的游戏场所，我们在那里赛跑，唱歌，扮演戏剧。经过的船常常停泊在右边那一棵的绿荫下面，摇船的歇口气吸一管烟，或者煮一锅饭，这时候，一缕缕烟就袅袅地升起来了。

银杏树的花太小了，很容易被人忽略。去年秋天，我一边拾银杏果，一边问父亲：“银杏树为什么不开花？”父亲笑着说：“不开花哪儿来的果？待来春留心看吧。”今年春天，我看见银杏树的花了，那是很可爱的白里带点儿淡黄的小花。银杏树有雄雌之分，雄树开的花像一个圆锥形的小穗；雌树开的花像靠在一起的两三个小球，很不起眼。通常每年4月份，当成群的蜜蜂在银杏树上忙碌起来的时候，人们才注意到银杏树开花了。

说起银杏果，不由得想起“烫手啰，热白果”的叫卖声来。白果是银杏的种子，炒熟了，剥掉壳，去了衣，就是绿玉一般的果仁，虽然不甜，却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味，我们都喜欢吃。秋风阵阵吹，折扇形的黄叶落得满地。

银杏树的叶子非常光滑，光滑到几乎让人觉得不像秋天的落叶。捡起一些仔细看，像一把把橙黄的小扇子，一把把撑开的小雨伞，一个个正在降落的小降落伞，而且他们的叶脉是那样细，那样整齐，好像一排排阅兵纵队。

这三棵银杏树的每一根枝条都斜着伸向天空。枝条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叶子。春夏季节，叶子是绿油油的，秋天来临，它就逐渐变黄；到了深秋，全部变得金黄金黄的了。一片片叶子如同一把把小巧玲珑的扇子，可爱极了！一阵风吹来，树上的叶子飘飘摇摇地落了下来。有的像蝴蝶翩翩起舞，有的像小鸟展翅飞翔，有的像舞蹈演员那样轻盈旋转。风把地上的黄叶吹起来，我们拍手叫道：“一群黄蝴蝶飞起来了！”等到黄叶落尽，三棵老树又赤裸裸的了。屈曲得很古怪的枝干上偶然有一两只鹰停在那里，好久好久一动不动，衬着天空的背景，正像一幅古画。（节选）

天冷了

文/汪曾祺

天冷了，堂屋里上了榻子。榻子，是春暖时卸下来的，一直在厢屋里放着。现在，搬出来，刷洗干净了，换了新的粉连纸，雪白的纸。上了榻子，显得严紧、安适，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。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

床上拆了帐子，铺了稻草。洗帐子要挑一个晴明的好天，当天就晒干。夏布的帐子，晾在院子里，夏天离得远了。稻草装在一个布套里，粗布的，和床一般大。铺了稻草，喧腾腾的，暖和，而且有稻草的香味，使人有幸福感。

不过也还是冷的。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，屋里不生火。晚上脱了棉衣，钻进冰凉的被窝里；早起，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，真冷。

放了寒假，就可以睡懒觉。棉衣在炉子上烘过了，起来就不是很困难

了。尤其是，棉鞋烘得热热的，穿进去真是舒服。

我们那里生烧煤的铁火炉的人家很少。一般取暖，只是铜炉子，脚炉和手炉。脚炉是黄铜的，有多眼的盖。里面烧的是粗糠。粗糠装满，铲上几铲没有烧透的芦柴火（我们那里烧芦苇，叫做“芦柴”）的红灰盖在上面。粗糠引着了，冒一阵烟，不一会儿，烟尽了，就可以盖上炉盖。粗糠慢慢延烧，可以经很久。老太太们离不开它。闲来无事，打打纸牌，每个老太太脚下都有一个脚炉。脚炉里粗糠太实了，空气不够，火力渐微，就要用“拨火板”沿炉边挖两下，把粗糠拨松，火就旺了。脚炉暖人。脚不冷则周身不冷。焦糠的气味也很好闻。仿日本俳句，可以作一首诗：“冬天，脚炉焦糠的香。”手炉较脚炉小，大都是白铜的，讲究的是

银质的。炉盖不是一个一个圆窟窿，大都是镂空的松竹梅花图案。手炉有极小的，中置炭壑（用炭末做成的块状燃料，多呈圆柱形），以纸媒头引着。一个炭壑能经一天。

冬天吃的菜，有乌青菜、冻豆腐。乌青菜塌棵，平贴地面，江南谓之“塌棵菜”，此菜味微苦。我的祖母在后园辟一小片地，种乌青菜，经霜，菜叶边缘作紫红色，味道苦中泛甜。乌青菜与“蟹油”同煮，滋味难比。“蟹油”是以大螃蟹煮熟剔肉，加猪油“炼”成的，放在大海碗里，凝成蟹冻，久贮不坏，可吃一冬。豆腐冻后，不知道为什么是蜂窝状。化开，切小块，与鲜肉、咸肉、牛肉、海米或咸菜同煮，无不佳。冻豆腐宜放辣椒、青蒜。我们那里过去没有北方的大白菜，只有“青菜”。

（节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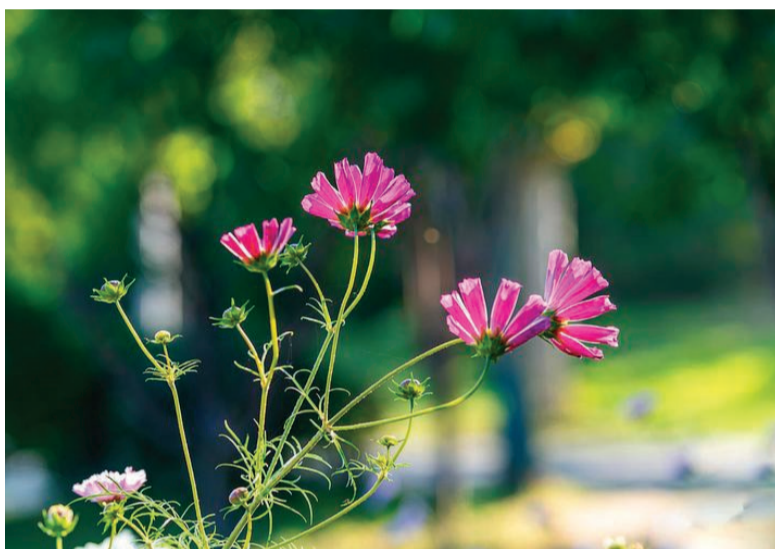
逛市场

文/梁实秋

“中兴”的后身有两座楼，一个是丹桂商场，一个我忘了名字。这两座楼方形，中间是摊贩的空场，一个专卖七零八碎的小古董小玩意儿，一个是卖旧书。古董里可真有好东西，一座座玻璃罩的各种形式的座钟，虽然古老，煞是有趣。古钱币、鼻烟壶、珠宝景泰蓝等也不少。价钱没有一定，一般人不敢问津。北平特产的小宝剑小弯刀是非常可爱的。我在摊子上买到过一个硬木制的放风筝用的线桃子，连同老弦，用了多少年都没有坏，而且使用起来灵活可喜。我也在书摊上买到过好几部明刻本诗集，有一部铅字排的仇注杜诗随身携带至今，书页都变成焦黄色了。

斜对着“中兴”，有一家“葆荣斋”，卖西点，所做菠萝蛋糕、气鼓、咖啡糕等都还可以，只是粗糙一些，和法国面包房的东西不能比。老板姓氏不记得了，外号人称“二愣子”，有人说他是太监，是否属实不得而知。市场里后起的西点还有两家，“起士林”和“国强”，兼做冷饮小吃，年轻的人喜欢去吃点冰淇淋什么的。有一家“丰盛轩”酪铺，虽不及门框胡同的，在东城也算是够标准的了，好像比东四牌楼南大街的要高明些。

越过“起士林”往南走，是一片空地，疏疏落落的，有些草木，东头有一个集贤球房，远远的，可以听到轱辘响，那是保龄球，据说那里也有台球。（节选）



摄影 林萍

糊涂让我美滋滋的

文/迟子建

现在是冬天了，杨树的叶子没有了。杨树看上去光秃秃的，豆腐幌子挂在上面，就显得很。我记得挂它时是春天，怎么一眨眼就下雪了呢？我很糊涂。不过糊涂很好，糊涂让我心里美滋滋的，老是想笑。以前我是不爱笑的，但我现在爱笑。我的笑声就是我心底发出的风，它吹拂着我，舒服极了。

我从豆腐房走出来，走过院子的杨树，走上白色的路。有时我不敢走白色的路，以为我家的豆腐摆在路上，我把它走碎了，豆腐还怎么卖？后来我摸了摸那白色的东西，它很凉，到我手里就化了，我才明白路上铺的原

来是雪，如果是豆腐的话，它在我手心是不会化的。我踩雪就不吝惜了，它从天上一路跑下来，怕是喜欢上了人的脚，单单等着人去踩的。

三开镇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小市场。那里面有照相馆、饭馆、粮油店、肉铺、水果铺和裁缝铺。我最喜欢吃葛麻子家的油炸糕。以前吃它我得花钱，现如今我只要推开店门，葛麻子就会主动递上一个热乎乎的油炸糕给我。还有张金宝家的水果铺，我要是进去了，张金宝就会让我随便拣水果吃，苹果、橘子、葡萄、鸭梨，我想吃什么就抓什么。我在三开镇走上一圈，回家后往往就饱了肚子。（节选）

语丝

你学过的每一样东西，你遭受的每一次苦难，都会在你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。

——【美】菲茨杰拉德

时间流逝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让感觉和思想稳定下来，成熟起来，摆脱一切急躁或者须臾的偶然变化。

——【意】卡尔维诺

每个冬天的句点都是春暖花开。

——【法】阿尔贝·加缪

人生布满了荆棘，我所晓得唯一的办法是从那些荆棘上面迅速踏过。我们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想得越多，它们对我们的伤害力越大。

——【法】伏尔泰

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，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。生命不是安排，而是追求，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，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。

——【英】弗吉尼亚·伍尔夫

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，只是一种处境和另一种处境的比较，仅此而已，唯有经历过最大厄运磨难的人，才能感受到最大的乐趣。

——【法】大仲马

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，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，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。

——【奥】斯蒂芬·茨威格

满庭芳·立冬抒怀

刘存发词

玄冬到，雪梅可待，不日笑枝头。
镜里霜丝满鬓，余已老，无意言愁？
纵千种心思，好梦难求。
辞秋，鸡化屋，阴阳互换，万物藏收。
斜阳外，半园萧索，松影愈清幽。
蟋蟀情缘未了，井栏下，隐约鸣忧。
落余红叶，依旧豁明眸。
时令新更，金风吹尽，薄雾空锁西楼。

念奴娇·立冬有感

刘存发词

不知陶令，此时何处吟醉？
遥念东篱，残枝散乱，尽失重阳媚。
冷雨涤除尘世怨，却又添些寒意。
顷刻知了，无言，暗蛩疏语，野雉皆投水。
一年好景，悄然失色褪。
往事如烟，愁情似梦，岁月随风逝。
菡萏香销今已老，几许折茎斜坠。
斗回西北，就匆匆换了，小园秋季。

新赏析

APPRECIATION OF WORKS